

满文本《朱子家训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□ 朱志美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《朱子家训》（亦名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），明末清初朱用纯撰，为教育子弟立身处世的治家格言，与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弟子规》等成为蒙学的必选教材之一。流传至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满文译本问世，现今能看到的满文本有清抄本、道光十年（1830）天绘阁刻本、光绪五年（1879）宝山抄本及宣统二年（1910）荆防广化善堂刻本。^①

一、《朱子家训》的作者

《朱子家训》，单从书名来看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著名理学大家朱熹所作，并且在清代直至民国时期，确实是多数人将该书的著者认定为朱熹，而实际上该书的作者为重孝守义、博学多才的明末清初人朱用纯（1627—1698）。朱用纯字致一，号柏庐，以号行，世称“朱柏庐”，江苏昆山人，著名理学家、教育家，与顾炎武、归有光并称为“昆山三贤”。入清后他隐居不仕，致力于教授学生，为人正直，著有《删补易经蒙引》《愧讷集》《困衡录》《毋欺录》等。《清史稿》卷四九七有传。

为何如此荷有盛名的家训其作者会被误传呢？学界大体有两种看法。一是，朱柏庐所作此家训原名《治家格言》，书写挂于自家室内，乃为教育自家子弟之用，而非有意宣扬流传。后叔父朱大满从朱柏庐处获得一份，亦将其挂于家中，并题对联曰：“鹿洞谈经传千秋师表，柏庐继志垂一脉家规。”前半句所讲为朱熹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传经，后半句讲柏庐继承其志，传治家格言。此家训由此在民间流传开来，而传抄过程中因未注明作者，有人便通过此对联认为乃朱熹所作，其后人柏庐先生将其继承下来。《治家格言》遂被冠名为《朱子家训》，逐渐讹传下来。^②另一种说法是，朱柏庐学生顾易编写《朱子家训演证》，可能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，将《治家格言》称为《朱子家训》，此“朱子”为对朱柏庐的尊称，却让人误认为是朱熹，导致讹传。^③

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种误传，一直有一些文人、官员为其正名。翁方纲《复初斋文集》：“《朱子家训》，于日用事为颇极切要，此是康熙初昆山朱柏庐名用纯所作，世乃讹传为朱文公家训，竟不知柏庐矣。”^④同治年间出任新阳县（今属昆山）令的廖纶，重建纪念朱柏

^①黄润华、屈六生编：《满文文献知见录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22年，51—52页。

^②杨瑞庆：《〈治家格言〉误传〈朱子家训〉始末》，《寻根》，2016年第3期，25-26页。

^③赵振：《朱柏庐〈治家格言〉的传播与接受》，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2019年第2期，137页。

^④〔清〕翁方纲撰，吴振清校点：《复初斋文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，634页。

庐的祠堂，并将《治家格言》刻于碑上，撰写题跋，明确提出《治家格言》的作者为朱柏庐。

①虽然屡有正名，但社会上已有的观念还是未得到完全纠正。

二、《朱子家训》满文译本

如上所述，该家训现所见满文本有清抄本、道光十年（1830）天绘阁刻本、光绪五年（1879）宝山抄本及宣统二年（1910）荆防广化善堂刻本。国家图书馆藏有其中两种，均为满汉合璧本。

（一）清抄本

清抄本前有德保撰写序言，说明德保于乾隆三十年译成。其序如下：

翻译朱文公家训叙言

新刻翻译《太上感应篇》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《关帝宝训》诸篇，凡所以训饬警省者既详且尽矣。然其或言（阴）[因]果报应，神佛奇异处，似觉杳渺难征。惟朱文公《家训》自居家日用、冠婚丧祭，以至涉世蒞民，无不各详其要，可谓物理人情之朗鉴、昏衢黑夜之清灯，不徒苟为一警之棒喝而已也。汉本行世已久，家弦户诵，虽多感触其中，惟是满汉异业，间有不解，则（末）[莫]所从而教为未尽。用是译以清文，庶几曲尽以补汉文之不逮。但保素未习翻译，谨以商确同人，会融略当，惟期共领偕修，匪谓从之合璧也。阅者果能寻译修行，使昔贤雅意不致终湮，岂徒予一人之厚幸也哉！

乾隆岁在乙酉夏六月既望吉林德保谨言

承翰、二达塞同（较）[校]字

首先，此书题名《翻译朱文公家训》为讹传之误。汉字的“子”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，而提起“朱子”，一般固定认为是对“朱熹”的尊称，实际上“朱子”亦可指学问渊博、受人尊敬的其他朱姓男子，而满译本《朱子家训》从题目上就完全认定此“朱子”为朱熹。朱熹，谥文，世称朱文公。满文本的题目为 ubaliyambuha ju wen gung ni booi tacihiyan，直译为汉文即“翻译朱文公家训”。

其次，序言落款是吉林德保。德保，索绰络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乾隆丙辰（1736）恩科举人，丁巳（1737）恩科会魁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，谥文庄。其先人在清入关之初即移居北京，但因占籍吉林，仍自称吉林人，故其自序署名“吉林德保”。②

关于德保翻译此书并刊印事，其子英和在其《恩福堂笔记》中亦有记载：“先文庄公喜录格言，尤喜朱柏庐家训，尝命熟读。曾于漕帅署中以清文翻译镂版，以广其传，为教我满洲知所法也。”③由此可见，乾隆年间德保曾将朱柏庐家训满译并镂版刊印，但现今未见此版本流传，现存已知该书最早刊本为道光十年（1830）天绘阁刻本。

①杨瑞庆：《〈治家格言〉误传〈朱子家训〉始末》，《寻根》，2016年第3期，26—27页。

②孟祥娟：《清代吉林科举家族述略》，《满族研究》，2019年第4期，23页。

③[清]英和：《恩福堂笔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，1985年，卷上十八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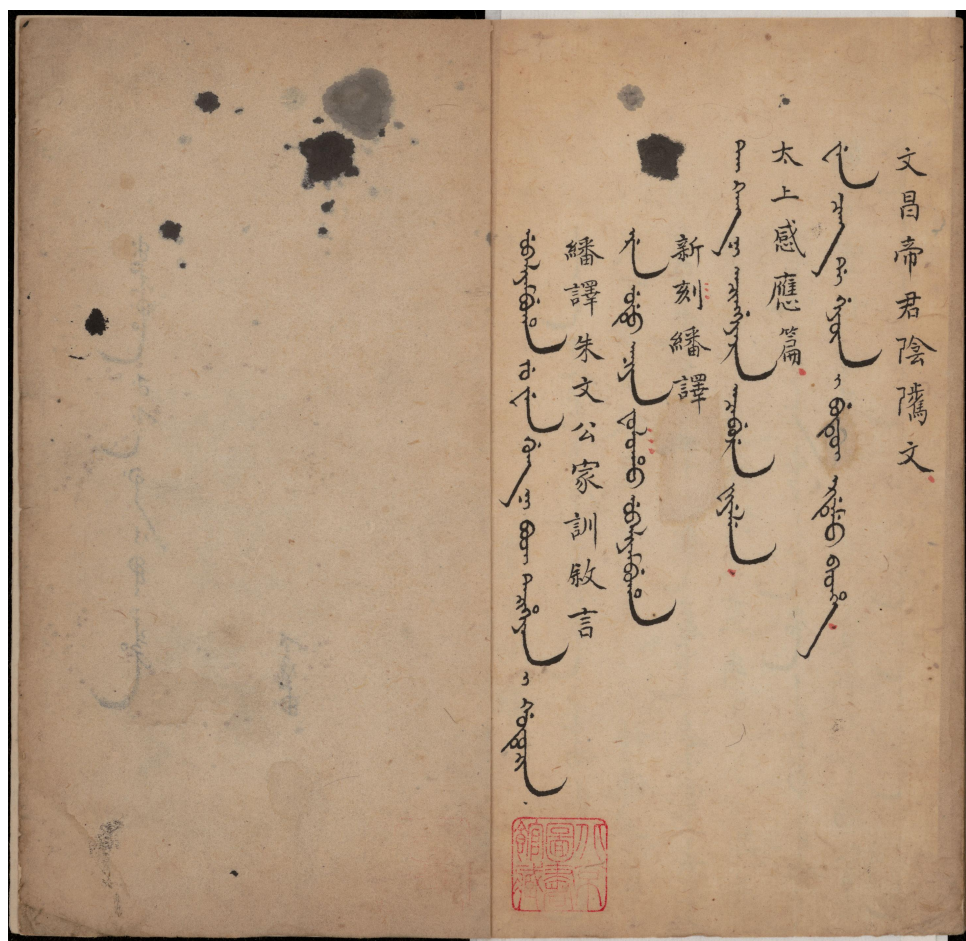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清抄本《翻译朱文公家训》

（二）宣统二年（1910）荆防广化善堂刻本

该刻本题名叶题“合璧朱子家训”，后有满文：gehungge yoso i sucungga aniya.汉译：宣统元年。另起叶为序言，其文如下：

翻译朱子家训序

时在己酉岁之冬，予静坐衙斋，日读先亲光禄大夫将军国伟人公手泽翻译各书籍。内家训一本，诚为训语格言，于世道人情及身体力行，既切且要。其中虚文俱已全备，实于后学大有益也，学者不可视为泛常，有不究心者欤。

序言没有落款。其下为全书正文，正文末尾有满文落款：gingjeo i jebele galai meiren i janggin sunghe gingguleme acabume araha.译成汉文为：荆州右翼副都统松鹤恭谨核写。书末有汉文“宣统二年桃月上浣/板存荆防广化善堂”。

首先看一下该版本的时间问题。题名叶有“宣统元年”字样，序言中亦提到“己酉岁”，即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可见该书内容的完成当是宣统元年。而刊刻时间则为书末显示的宣统二年，为荆防广化善堂所刻。

再来探讨该书的责任者。从其序言可见，该书是由荆州右翼副都统松鹤最终核校完成的，其底本是松鹤“日读先亲光禄大夫将军国伟人公手泽翻译各书籍，内家训一本”。由汉字表述看该书是光禄大夫将军国伟人公手抄翻译的一本家训，然而由满文原文可清楚看出此汉文表述的两处歧误。满文原文：bi...inenggidari nenehe ama doro de aisilaha amban jiyanggiyūn

guwe gung wei rin i galai sarkiyame ubaliyambuha geren bithe cagan be hū lambi, dorgi booi tacihiyan emu debtelin.直译为汉文：我…每日读先父光禄大夫将军国公伟人手抄翻译各书籍，内家训一本。

汉文中为“将军国伟人公”，鉴于此句，已出版满文古籍目录将此书的责任者著录为“国伟译”，^①然而通过满文可见，实际上应为“将军国公伟人”，所以应是“伟人译”。但实际上译者也并非“伟人”。汉文中“手泽”，意为先辈存迹，故而被认为是其先辈翻译留存下来的，而书内对应“手泽”一词满文为“sarkiyame”，译为：抄写，誊抄。明确反映出该书是其先父抄写的已经翻译好的典籍，国公伟人是抄写者，并非翻译者。又将该书内容与乾隆三十年德保所译版本进行比较，二者满文内容基本一致，惟个别词略有区别。可判断出此书应为松鹤父亲抄写了德保翻译《朱子家训》，然后松鹤在此基础上进行校核，最终于宣统二年刊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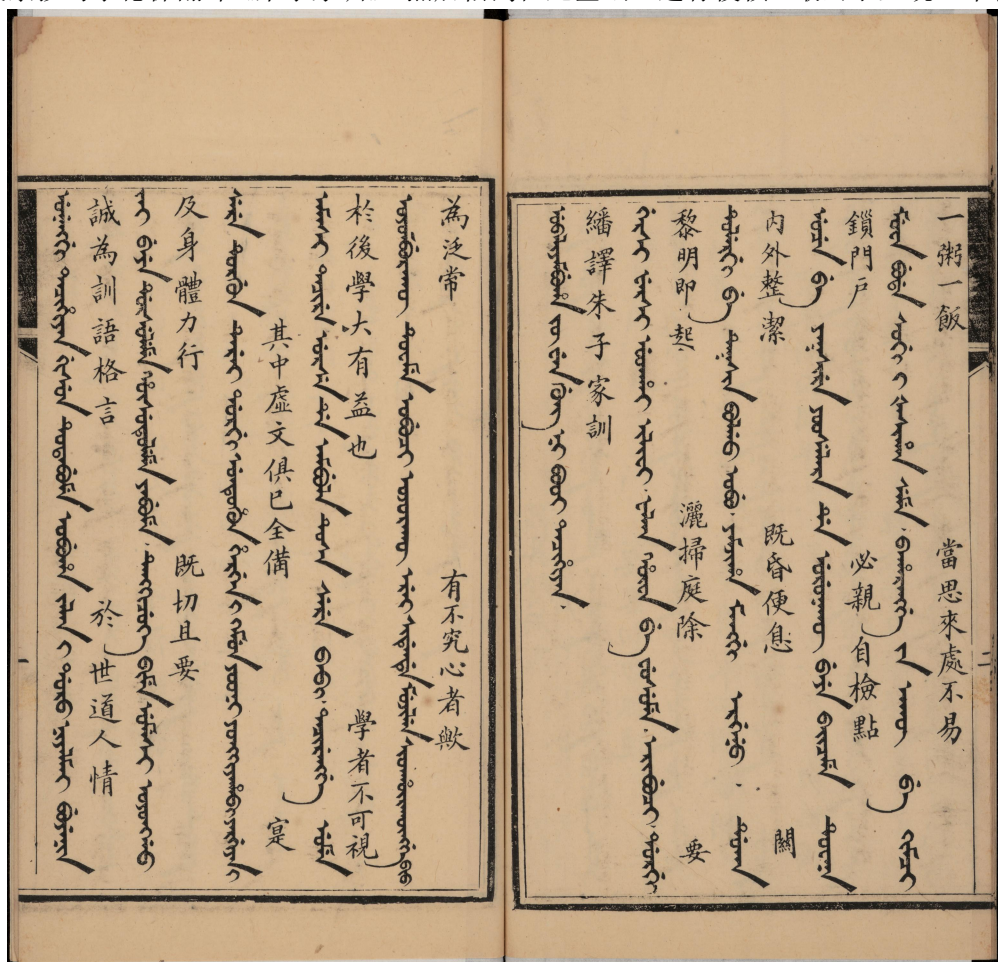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清宣统二年荆防广化善堂刻本《翻译朱子家训》

三、满文本《朱子家训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家训的历史由来已久，最早可追至西周初年，后历经发展演变，各种经典家训层出不穷，形成了积极的中华传统家训文化，朱柏庐的此篇《治家格言》即其中较为闪光的一篇。通篇对于道德标准、教育子女的方法、为人处世的原则等提出要求，予以规诫，符合传统的儒家

^①黄润华、屈六生编：《满文文献知见录》，52 页。

道德礼仪行为规范要求，引导人积极向上，善良友爱。此篇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，流传十分广泛。张舜徽《爱晚庐随笔》：“昔在明末，有朱柏庐撰《治家格言》。举凡修身齐家、匹夫匹妇可行之事，皆言之甚悉。其后盛传于世，几乎家喻户晓，于三百年间化民成俗，不无小补。”^①

清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吸收汉族文化，满汉文化在不同层面不断交流融合。乾隆三十年，《治家格言》被德保翻译成满文本并刊刻传播，又有抄本传世，可见其在满族社会中深受欢迎，流传极广，其治家理念同样适用于指导八旗子弟的行为规范。

此家训世传汉文本，除去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误差以外，分为516字和524字两种版本。其差别在于，524字为朱柏庐原著字数，516字版本是将“读书志在圣贤，非徒科第；为官心存君国，岂计身家”改为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”。有学者推想，删除“非徒科第”“岂计身家”八字也许是因为其中暗含读书不为当官的选择，倘若读书人受此思想影响，那将压缩清王朝求才取仕之路，久而久之会动摇其统治根基。在对有歧义语句敏感的康乾时期，这就必然遭到删除。^②这个问题通过满译本《朱子家训》可迎刃而解。满译本以朱柏庐原著五百二十四字本为底本，保留了“读书志在圣贤，非徒科第；为官心存君国，岂计身家”全句，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原著精神。该满译本于乾隆三十年译成，并且译者为清朝当朝官员，并没有回避“非徒科第”“岂计身家”，可见此八字的删除并非因当时的政治因素影响。笔者认为删除此八字是因为抄写者观念的不同，抄写者不认同此观点，所以在传抄过程中有所取舍，略去了“非徒科第”“岂计身家”，后又经辗转传抄，故而两种字数版本并传于世。

历代家训虽有其时代局限性，但其宣扬的主体精神仍是非常值得我们吸收、发扬的，《朱子家训》从其产生至今一直被广为传诵，满译本的产生及流传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体现。

^①张舜徽：《爱晚庐随笔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232页。

^②赵磊：《至言至理 遗教后世 记朱柏庐与他的治家格言瓷板》，《收藏家》，2010年第2期，23—24页。